



紅樓夢卷四十六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她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爲別的，有一件爲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裡的鴛鴦，要他在房裡，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平常有的事，就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鳳姐兒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裡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

閑說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裡耽誤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聽狼喜歡借們老爺麼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反倒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碍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覓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借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要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

兒子要了做房裡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兒知道邢夫人真性愚弱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爲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人銀錢事一經他手便剋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爲名須得我就中飽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邢夫人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

背地裡的話那裡信的我竟是個馱子拿着一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着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起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防碍家人也不得知道那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裡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

太說老太太雖不攔不住他愿意當言人去不中留自然就妥了鳳姐兒笑着到底是大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着半個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了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那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愿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識見的了頭雖如此說保不嚴他愿意不愿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是我走了風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

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鷓鴣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着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來做什麼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晚了衣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房裡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鷓鴣的臥房門前

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看你扎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進來接他手內的針線看了一看只管誇好放下針線又渾身打暈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縷襖青緞拍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癩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已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有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

個可靠的人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裡要挑一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裡你不比外頭新買新討的你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素日心高智大的愿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太太

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那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處你又不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個傻丫頭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愿意做了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盆肩了家裡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麼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臉起來有什麼不稱心之處只

嘗說與我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那夫人又
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
呢這也是理讓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
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內無人
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
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
着看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裡商議依了還可若是
依白討個沒趣兒嘗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
些鴛鴦再有什麼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進進去估量着
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與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

裡來這裡鴛鴦見那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裡商議去了必定
有人來問他的不如躲了這裡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
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在園子裡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言
也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
道新姨姐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
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開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
意口悔失言便走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越發把方纔鳳
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鴛鴦紅了
臉向平兒冷笑道只是借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雪紫鵲霞
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

了的苦雪運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見不說什麼
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裡仍
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裡且別和
二奶奶說別說太太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
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
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了頭虧你不怕牙疼
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個却是
襲人笑著走了出來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說著三人坐在石上
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
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太太好色了畧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

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什麼法兒
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
就不好要了鴛鴦啞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說王子不是
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愿意依我
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大
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
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着你們當做正經人
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着取笑兒你們
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
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的你們且收着些兒罷別忒樂過

了以見三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借們從小兒
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
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
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
你是老太太房裡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
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
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裡若是老太太歸西去
了他橫豈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攪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
等過了二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總到了至
急爲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

人又怎麼樣樂得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
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此臊一四子怎麼樣
你們不信慢慢的看着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
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
久也尋的着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可惜你是這裡的
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裡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
樣牛不喝水強按頭我不愿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其說
着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着你的爹
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娼婦專管是個六國販路
駝的聽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

九四一
嫂孀子笑道那裡沒有找到姑娘跑了這裡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乎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孀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我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說什麼這麼忙我們這裡猜謎兒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孀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裡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孀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孀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着鴛鴦道你快來看你那鴛鴦囉了這裡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鴛鴦道成日家襲某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的一家子

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爺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他嫂孀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說不犯着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着矮人別說矮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有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到別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况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裡仗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

去我們犯不著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羞臉
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
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
鴛鴦氣的遠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
你在那裡藏着做什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
四姑娘房裡看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
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
說也沒去我這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來了
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
在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看見我

話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
見我呢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寶玉襲人先
笑道叫我好找你在哪裡來着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裡出
來迎頭看見你走來了我就知道是我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
哄你看你揚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
那裡好笑只等你到了跟前嚇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藏躲
躲的我就知道也是哄哄人了我就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
兩個所以我就逃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裡了
平兒笑道借們再往後我找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
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似被寶玉聽了

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借個回房視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着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也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將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子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安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

羞的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帮着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量再曾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印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子他就進去了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着他他必定也幫說什麼來着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個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自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忙找了他來告訴我家來了太太也在這裡叫他來幫個忙兒豈

鬼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
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
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麼事情
那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就問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
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看不止一家即刻叫上
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
邊運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着人事不
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
濕賬沒天理的囚攬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裡嚇的
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寶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駁

家去又不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家小么兒他
裏帶人二門裡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璉暫
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
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
賈母接他家去進進賈母兒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
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
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
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來因說道我說
與你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
嫌我老了大約他戀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別有

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已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別見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想便說道我便愿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只當面想過來都

喜之不盡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邢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裡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憑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說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玉寶皇帝寶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

弄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膝子裡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鉸象婆子了」鬢着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絡來了眾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剃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裡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耍有好人也來耍剃了這個毛了頭兒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道

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勤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為姨媽辯李紈鳳姐寶玉一發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舊惜春小因此窗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太伯子的事小姨子如何知道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老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局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寶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

錯怪了你娘你忘麼也不提我看看你娘受委屈賈玉笑道我偏着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却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陪不成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衆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上這不是鳳姐兒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的水恁兒似的怎麼想得人要我聽虧是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餛飩子和他混罷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丫頭回說老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再聽下面分解

卷四十六回終

紅樓夢卷四十七

歎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己也學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愁得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

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聞得你還由着
你老爺的那性兒。問那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
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賈母道。他逼
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
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帮
着。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減了。他
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
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趕座
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天的
小的。那裡。不。忽畧。一件。半件。找。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還

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有的。剩了
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見。他。還。知道。些。他
二。則。也。還。投。玉。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拗。着。我。和。那位。太太。要。衣
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九年。之。應。事情。他。說。什
麼。從。你。小。婿。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
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婿。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便。是
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
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了。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一個
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
他。要。什麼。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

這個了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几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受富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麼又都散了丫頭忙答應我去了眾人趕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頭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一只當痛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几句就完了說着只得和這丫頭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偕們闖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偕們一處坐着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

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偕們娘兒四個闖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裡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偕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兒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氈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闖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

鳳姐見鳳姐見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見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見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見道可是我耍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着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見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

想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見正數着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眾人笑道發了我的了豈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見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是規矩鴛鴦代洗牌的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見忙笑道賞我罷照數見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見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見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着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姨媽瞧瞧那個裡頭不

知項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項不了半個時辰那裡頭的錢就招手見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開了老宗祖氣也本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買母衆人笑個不住正說着偏平兒怕錢不殼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買母笑的手裡的脾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斯他的嘴平兒依言放錢下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買璉問他太太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見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勸二

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畧好了些買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買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買璉到了堂屋裡便把脚步放輕了在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帖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見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

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鬼做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脾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見你這麼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脾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用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眾人都笑了鴛

鴛笑道鮑二家的老宗祖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是我那裡記得什麼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有怪的事也經了些從後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反碰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翁問的如今都擱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几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几日生氣仔細他搵你賈璉道太太快過

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凡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搆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不在話下這裡閉了半日脚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臺亭軒也有好几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內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日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悞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連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已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爲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日請來做陪不想酒後

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終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几日可到秦鍾的坟上去了湘蓮道怎麼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坟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着家人走到那裡去瞧了一瞧略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几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內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必是這儿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圍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錢你只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也已經打點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的積聚的纔有几个錢

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見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王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王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相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樣倒迴避他爲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泪來柳湘蓮道自然

要辭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顏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趑趑着走上夫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避淨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

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也斜著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下處俗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飲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找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

借個席上且吃酒去你去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廂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呆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酒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瞅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單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著一匹大馬遠遠的趕了來張著嘴臉著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會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入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

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著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帶草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借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禮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鏗的一聲背後好似鉄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已便倒下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几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挣起身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一點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爲什麼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著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嗷嗷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草中泥處拉了几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嗚嗚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堵了几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爲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

湘蓮道不用拉傍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總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咬了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嚙嚙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這水是在臍臍怎麼喝的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同葦根下喝了三口猶未嚙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臍臍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夕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倒

熏壞了我說着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鎗下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去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己不該席認了人待要札掙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惹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厮素日是惧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厮們尋踪問跡的直我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裡眾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

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裡坑裡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裡肥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趕到閨廂里催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告與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在賴家回覆賈珍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兒吞羨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

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借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平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着眾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件大事告訴眾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見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與師動眾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見到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

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也罷了
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折他的房子打死他和
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廝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
今酒醒後悔不及俱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
且聽下回分解

卷四十七終

紅樓夢卷四十八

濫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說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
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名舖面夥計
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錢行內有一個張德
輝也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一三千金的過活今
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
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裡照管照管莊端陽前我
願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稍亦可以剩得几
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

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生病也不是事況且我長了
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戩子算盤從沒拿過
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
輝進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解羞去二則逛逛山
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
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回前往晚間薛蟠告辭他母親薛姨
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末事因
此不命他去只說你好友守著我我還能放心此況且也不用
這買賣等不著這几百銀子用薛蟠主意已定那裡肯教只說
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接錢銀
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
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個了頭把我悶在家裡何日是
個了手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借們和他他是世家我
同他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
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
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裡私自打點了走明年發
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如此
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倒也罷了
只是他在家裡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難拘說他了但
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

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麼大人了
若是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
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著去了一
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豎有夥計幫着他也未必好
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與的人又沒有倚
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著舉眼無靠
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
忖半晌道倒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飛來也值商議
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
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著窗子千言萬語囑托張

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
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僱下驢子十四日一
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勝將此話告訴薛姨媽薛姨媽便和
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嫗嫗連日打點行李派下薛蟠之奶
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諸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僕使小廝
二名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車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
個長行驢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鉄青大走驢外備一匹
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
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
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等

敘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嫗嫗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卽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貯命兩個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襲姐姐和我做伴去我們園裡又坐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合你哥哥說文杏又小到三不着兩的鶯兒一個人不敷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寶

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着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妝奩命一個老嫗嫗並臻兒送至蘆花館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著園裡來頑誰知你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一輛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著機會趁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着這個工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

今見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
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
因由見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
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裡走走香菱應著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
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
笑道我今見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
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裡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
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裡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
聲就是園裡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閉門候戶
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著

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寶釵笑道
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
裡呢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買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
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 newText 了寶釵
道我沒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裡的
事一槩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
打了個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
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聽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又是爲了
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裡
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

春天老翁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几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裡所有收著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見人都叫他做石叡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翁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三翁請了到他家裡坐着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三翁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櫻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翁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叡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翁沒法了天天罵三翁沒能爲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

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那兩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拿了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交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叡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著一翁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翁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傾家敗產也不算什麼能爲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翁拿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這几日還有几件了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著不知他拿了什麼混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裡有一種藥上棒瘡的姑娘尋一丸

給我呢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我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買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任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也得空兒好歹教給我做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學做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通大畧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

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思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觀微回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玉摩詰全集你

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劭謝阮庚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裡念几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鵲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暇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

也不睡覺忽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略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略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却是必真的有些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舉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

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
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
必得這兩個字總形容的盡念在嘴裡到像有几千斤重的一
個橄欖是的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烟這餘字合上字難
爲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
沒有人只有几棵樹遠遠的几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青
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
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座聽我講詩寶玉笑道
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
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

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與他更比這個淡而
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暖暖遠人忖依依墟裡烟翻下出來
遙與香菱香菱進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
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若再講倒學
離了你做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東來請
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姐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裡羨慕絕學
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
詩呢若說我們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
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畫兒
他們聽見俗們起詩社來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几

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嘆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
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鸚哥黛玉探
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
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閑閣中筆墨不
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人畫來
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
人出個題目讓我謔去謔了來替我改其黛玉道昨夜明月最
好我正要謔一首未謔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
用那兒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着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
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

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平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本來歡
頭引我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獸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
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
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怎麼說
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圓七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

便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只管放開胆子去做齊夢驥了
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
上山神或蹲在地下掘地來往的人都詫異李統寶斂採着寶
玉夢聽得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彼一
回看又自己含笑一回寶斂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腳脚
嚙嚙直鬧到五更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完了我就聽
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平兒去一回來了歎了一
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
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
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斂聽了笑
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成有個不成的寶玉不答
只見香菱與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着笑道舊們跟
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
正拿着詩和他講究眾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
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待另做眾人因
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涼寒

試看情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

絲絲柳絮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絕

餘香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着
句句倒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遲几天就好了
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
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階下竹前挖
心搜胆的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窗笑說道菱姑娘
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閑字是十五剛的錯了韻了衆人聽
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詩魔了都是靈兒引的他瘋王
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
道俗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裡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
纔好說着真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場中惜春正乏倦

在床上歪着睡午覺畫幃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喚醒了惜
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香菱
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笑了一回各自
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
已後上床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時天
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糊塗了一夜不
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想着他正想着只見香菱從夢中
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聽了又是可嘆又是
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
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

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自間不能做出忽於夢中得
子入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眾姊妹
方從王夫人處同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
眾人正笑抬頭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的且看下
回分解

卷四十八終

紅樓夢卷四十九

瑣瑣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股談臚

話說香菱見眾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若
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說着把詩
遞與黛玉及眾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鷄唱五更殘
綠簾江山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自問 何緣不使永團圓

眾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奇有意趣可知俗語說天

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了頭并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你到底說明目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了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還有一位爺說薛太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二巡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笑道或者我姨娘又上京來了怎麼他們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黑

壓壓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船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遇見李紈身帶着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叙起家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珠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媳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于是大家見禮叙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這原來應到今日二面叙些家常收了帶來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為姐兒自不必說此上加

忙李執賢叙目恭和嫡母姊妹叙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
喜後想起眾人皆有親眷獨自已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寶
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
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們還不快着看去誰知寶姐姐
的規畫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個樣子
倒像是寶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
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見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
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靈靈秀
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誇魏魏的
這幾個人是有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三個

簪兒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
幾個不成一面說一面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
照晴雯等早已去瞧了一遍回來携美向襲人說道你快瞧瞧去
大太太一個侄女兒寶姐姐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像
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着進來我寶玉
因說咱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一高興起詩
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
會探春道我纔都問了問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
的儘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裡
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

捷我看來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吃異
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弄好的去呢我倒要瞧瞧去孫
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着僧們太太
認了乾文兒了老太太要養活纔剛已經定了賢玉喜的忙
問這話果然麼孫春道我幾時說過話又笑道老太太有了這
個好孫文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
疼女孩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僧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
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
又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素姓等幾天等他們新來
的混熟了僧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了宮姐姐心裡

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壘口纔好了人都不合式不
如等著雲了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下熟體兒也大好了大嫂
子和寶姐姐心也開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這一滿社豈不
好僧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裡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
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僧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僧
們這裡住僧們只管著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裡住了僧
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忙
說道倒是你明日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却
想不到這上頭說着兄妹二人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
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賈母喜歡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上

跟著賈母一處安寢薛蟠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裡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兒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和盤纏聽知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算着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總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除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難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令眼故斂岫烟心性行爲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反憐他家的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惠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孀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婦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紈意不從只得帶着李紈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插既定誰知忠靖王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李紈爲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紈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叙起年紀長鳳姐次

之餘者皆不過十五六七歲大半同年異日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併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姐妹兄弟四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裡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沒晝沒夜的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著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開清又添上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裡說的是什麼怎是杜工部之沈鬱韋蘇州州之談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痴痴顛顛

那裡還像兩個女兒家呢說得香菱湘雲二人都笑起來止說著只見寶琴來了披著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裡的簪兒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裡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這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屋裡人

多心壞都是要借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等多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却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兒你竟認他做親妹妹罷湘雲又瞅了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著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由他怎麼樣他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這段福氣你倒去罷仔細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嘔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

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口裡說手指著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着又指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裡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正經寶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如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與寶釵之說相符合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莫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趕着寶琴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直似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且

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槩人物已知
又見衆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
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
異常寶玉看著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
內去後湘雲在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著寶玉便找了黛玉
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
會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
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開簡
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
是現成的話難爲他是幾時二個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

的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
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
沒的說了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
好因把說錯了酒今寶釵怎樣說他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
細細的告訴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
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欄上就接了
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已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
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
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笑完
了這一天飲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舊

年少了些的心裡只管酸痛眼淚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裡疑惑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著只見他屋裡的小丫頭子送了猩猩毡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同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執的了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著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緞面白狐狸皮的鶴氅絮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絲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眾姊妹都在那裡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毡與羽毛緞斗篷獨李執穿一件多羅呢對襟褂子時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把絲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

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著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圍子大毛黑灰鼠裡子裡外發燒大褂子頭上帶著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裡大紅猩猩毡昭君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著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裡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裡子只見他裡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廂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冠帽小袖掩衿銀鼠短袄裡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緞狐肱褶子腰裡繫着紫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絛脚下也穿著鹿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眾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

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皇家李執道我
 的主意想來昨日的正日已自過了再等正日又大遠可巧又
 下雪不如借們大家處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
 意思怎麼樣寶玉笑道這話很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請
 了又無趣眾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敷實
 了李執道我這裡雖然好又不如蘆雪庭好我已經打發人籠
 地坑去了借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借
 們小頑意兒單給恩了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
 就殼了送道我這裡來指著查查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
 算外借們裡頭二了頭病了不算四了頭病了假也不算你們

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殼了寶釵等一齊應
 諾因又擬題限韻李執笑道我心裡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
 期橫豎知道說與大家又閉話了一面方往寶母處來本日無
 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裡記掛著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
 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牕尚掩只見窗上光
 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
 來揚起窗簾從玻璃牕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
 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歡
 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
 袂厚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綵帶了金釵鈿

登上妙棠展忙忙的往虞雪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表在玻璃盆內一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脚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却是妙玉那邊攏翠菴中有十數枝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在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虞雪庭只見了頭婆子正在那裡掃雪開徑原來這虞雪庭蓋在一個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個老磨上壁橫籬竹扁推窓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透迤穿蘆葦亭過去便是藉香榭的打橋了

頭婆子見他披蓑帶笠而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門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猩毡的斗篷帶著觀音兜扶著個小了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一把青油傘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眾姊妹來齊寶玉只嘆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時頭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道是我們有年紀人的樂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著吃罷眾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

碗飯就著野鷄瓜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這飯也不顧吃便叫留著鹿肉與他晚上吃罷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的倒罷了史湘雲便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借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圓裡弄著又吃又頑空玉聽了直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庭來聽李紈出題限的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得一處若到了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正說著只見李嬪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帶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裡鬧騰

著要吃生肉呢說的前來有去的我又不信肉也生吃得的眾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是了雲了頭開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即忙出來找著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裡吃去那怕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著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叉鐵絲架來李紈道仔細割了手不許哭說著方進去了那邊鳳姐打發了平兒回復不能來為發放平兒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著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上的

獨子三個人圍著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
 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寶琴等及李嬌娘深為罕事探春與李紈
 等已議定了題韻探春笑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
 也吃去說著也找下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座了你們還
 吃不設湘雲二回吃又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
 幾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著只見寶琴接著
 鳧雁裏站在那裡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嚐嚐寶琴笑道怪醜
 醜的寶釵笑道你嚐嚐去好吃的狠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
 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便也
 吃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位

著我呢你先去罷小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
 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著也湊在一處吃起
 來黛玉笑道那裡我這一羣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庭遭
 劫生生被雪了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庭一大塊湘雲冷笑道你
 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
 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却是錦心繡口寶釵笑道你
 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搥
 上些以完此劫說著吃畢洗了手一回手平兒帶錫子時却少丫
 一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蹤跡手無眾人都詫異鳳姐兒笑
 道我知道這錫子的去拘你們只管做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

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著又問你們今兒做什麼
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做些燈謎兒大家頭
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趕著做幾個好的預
備着正月裡頭說著一齊來到地炕屋內只見杯盤果菜俱已
擺齊了牆上已貼出謎題韻腳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
屏只見題目是卽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尙未
列次序李執道我不大會做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字
誰先聯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